

卷一百四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德元年刊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明丘濬撰

卷一百四十七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C4491800

書名

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洋
大學衍義補
卷第一百四十七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下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我乎。魏絳曰。和我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草狄人逐水草而居貴貨易土。輕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我師。狘不勤甲兵。不頓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我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列也及其鐃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諧。我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虐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臣按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而後世所和之戎，則是化外之人，處荒漠不毛之地者也。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關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軍，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也。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昏姻，何前後之相遠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昏姻也。

臣按齊景公一列國之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去聲女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太土宇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衆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異類通昏姻決華夷之防廢徵聘之禮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為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戎豈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哉蓋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遂祖之以為馭戎上策夫以閨門窈窕之姿為脰

膾大羊之配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者乃忍為之哉蓋其慕割愛為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劉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遙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傳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
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
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與無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
頻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

聽者心說而誠服矣或者夸太其辭侈耀其事假
於符籙託於恠神欲以龍厭群衆而不知虛誕之
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是誠也可
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乎禽魚夷狄雖異類
亦人也孰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為言真實無
妄之謂也真則無偽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
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為側室子而又言高
后自臨事諸呂為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
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併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

使人心悅而誠服。况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聞之。寧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志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區區夷落。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侮慢。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

顏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臣按。或問朱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言。宋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虜人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說。則音人謂誼為迂。誼豈迂者哉。蓋用兵則利在臣下。

不用兵而和則利歸虜主虜人嗜利此所以樂從也宋富弼說契丹以歲幣亦是此意雖然金帛出於民國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以賂虜金帛有時而竭虜人貪饕心無已時一旦無以應其求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負可鑒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必思為可繼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誼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

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誼者多附安國於焉許之

臣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興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而曲在我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況人生脩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為久長也

如此復之。非獨善為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思足以服孝子。詎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臣按。天地間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有彼。決無滅絕其類之理。况其族屬非一類。此一類衰矣。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也。惟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災。此中國之仁義。所以為可貴。而異於夷狄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誼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

其聘貢之質更受其逋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為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拜請音樂又永平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誼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未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臣按孔子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為賢此非但可施於待人處事雖中國之待夷虜亦莫不然班彪之處北匈奴蓋有得於先覺之道者矣其所立藁草委曲明盡可為後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僑居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言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

緩帶椎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剝削百姓。以奉寇讎。信其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誼。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親謂其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徒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之人尚鑒之哉。

魏母丘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臣按。曹操謂羌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此誠練達事體。通曉夷情之語也。蓋中國之與夷狄。氣類不同。疆域殊隔。無事時。政不必屑屑相與。通往來也。非甚不得已。決不可以通使。必不得已。須擇其人。不得其人。寧受其責。而不輕啓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難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於大體。惟顧目前理之可行與否。事之可繼與否。皆不暇計。往往順適敵情。以為身利。假上旨以許予。教虜人以請求。啓其所未知。逢其所欲。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啓釁。端開邊隙者。皆此輩為之也。然其中固有怵於利害。苟追一時者。而亦有反假虜勢。以為身榮利如范陵者。曹公為此言。自謂其經事多。豈不信哉。萬一國家不得已。與外國通使。

須審擇其人。必知義理有氣節。通古今識事體者。然後遣之。不可專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專任邊吏。而必主之廷臣。不可專信內附之虜。而必仗之中夏之人。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不尚書省。集百官。詔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

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為相。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常舉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

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
悉但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
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卽以此人戮
於竟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
褒贈詔贈悉但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
是非臣以為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州以利
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
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但謀在唐則為
何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

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
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
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
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
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
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
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
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
所謂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

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
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

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

公義何

范仲淹議和守攻備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衄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主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之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盛三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我者當以此言為權度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臣按昔人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盡吾所以治中國者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

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
為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應之者亦不一
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為
唐太宗欲守則為漢光武欲和則為漢文
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
二以鑿兵為戰以畫地為守以解死為和
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
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
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夷狄之道不出
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

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後
戰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已審時勢或與之
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
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疆
而屈之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
一於守和而彼吾爭吾亦不忘戰而一於
守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
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隨其機應其變可
以戰可以無戰可以和可以無和其運用
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

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為本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脩攘制御之策上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臣按華處乎內夷居乎外天造地設而以山川為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所以治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